

由《庚桑楚》看“因是”观

彭泳谦 元培学院 2100017731 PF 制

《庚桑楚》作为庄子杂篇的首篇，以庚桑楚与弟子、老聃与南荣趺的谈话为媒介，对有关“因是”的观点、养生的观念进行讨论，涉及了“是非”、“认知”、“养生”等庄子哲学观念中的重要概念。笔者将从“认知”与“养生”两个角度切入，结合《庚桑楚》与内篇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中的文字，对庄子的因是观进行研究。

“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恶乎至？”¹此句在《齐物论》与《庚桑楚》中都有出现，且在此句之后，庄子都对开端、“是非”问题进行了讨论。《齐物论》中，庄子列举了知的几个阶段：“以为未始有物者”、“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”、“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”、“是非之彰也”²。最后庄子指出“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”。在《庚桑楚》中讲“有生，黠也，披然曰移是”³，郭嵩涛将此处“生”解为“尘”⁴，即与《逍遥游》“野马也，尘埃也”⁵中“尘”同，即指世间的生命。整句来看，意即生命产生之时，“是非”就开始不停转移。对照着来看，在产生“彼”与“此”的时候，就会有“移是”，“是”和“非”就在不断地转移，究其原因就是有“彼”与“此”的分别，更进一步，因为人未能达到认为“未始有封”的境界，于是有了“彼

¹ 《庄子纂笺》第18页、第216页

² 《庄子纂笺》第18页、第19页

³ 《庄子纂笺》第217页

⁴ 郭嵩涛曰：“有生，尘也。黠者，尘之聚而留焉者也。”

⁵ 《庄子纂笺》第2页

是”与“此是”的分别。庄子又给出了两个例子⁶，进一步说明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，是非标准是有分别的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庄子是不反对这些“是非”本身的，《齐物论》中说到“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，愚者与有焉！”⁷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成心，有成心而有是非。庄子看到了这种矛盾的时候，给出的答案便是“因是”：“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”⁸。何为两行？即彼因彼是，此因此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庄子在说“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”时，此处的“是非”，指的是两个完全对等的概念。在这种意义下，“是”和“非”是相互依据的，是可以相互易置的。但在庄子的“因是”观中，与“是非”相似的“是彼”、“生死”、“可不可”这些概念，并不是并置的，“是”、“生”、“可”都是更具有优先性和根本性的⁹。而这个更具根本性的“是”，就是“因是”中的“是”。而只有这样确定“是”相对于“非”、“是”相对于“彼”的根源性，才能让因是与“道通为一”不矛盾，才能解决“彼此”、“是非”问题的无限循环。

从“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”到“若然者，以用为知，以不用为愚，以彻为名，以穷为辱，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”¹⁰，庄子对“是非”、“认知”、“生命”的概念进行讨论。庄子认为，心境安泰镇定的人，就会带有自然的灵光。于是能明白人和物本身的特

⁶ 《庄子纂笺》第 217 页

⁷ 《庄子纂笺》第 14 页

⁸ 《庄子纂笺》第 18 页

⁹ 《庄子哲学研究》第 99 页

¹⁰ 《庄子纂笺》第 213 页至第 218 页

性。能保持这样的灵光，就会得到人的追随与上天的帮助，是“天民”、“天子”。整句话连起来，就可以浅窥到庄子的“因是”观，此处“人见其人”与“物见其物”，实际上，也是一种“是”的体现，完全可以理解为“人见其是”与“物见其是”，而“因是”是“见其是”的一种延伸。“人有修者，乃今有恒”，“有恒者”又是能成为“天民”“天子”的，此处“修”应理解为遵循¹¹。就是能够遵循这个所见之“是”的人，是能够成为“天民”“天子”的，即“因是”之人，能得天道人道。接着一段，庄子谈到了“认知”的态度：“知止”。“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”，庄子认为认知应该停留在不知道的领域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便是“不即是”，就会“天钧败之”，败坏自然的本性¹²。“是”这一概念，又再次出现，庄子又将“因是”观应用到“认知”这一个方面，指出要顺着本分之内的“是”，进行认知上的探究，一旦陷入不“知止”的陷阱中，便会败坏自然的本性，无法得到自然的灵光。联系内篇《养生主》，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；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”¹³，庄子都指出，在认知的过程中，要知止。体现出庄子对于人，要怀有不知之知的殷切希望，想要获得全知，是不切实际而又危险的，其本身就是一种对“不知之知”、“因是”的不知。

《庚桑楚》与《养生主》在讨论认知问题后，又引出养生之中“是”的问题。《庚桑楚》中说“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钧败之”，《养生主》

¹¹ 马叙伦曰：“‘修’疑为‘循’误。”

¹² 成玄英曰：“若不分内为是者，斯败自然之性。”

¹³ 《庄子纂笺》第29页

中则提出“缘督以为经。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”¹⁴。两篇又再次呼应，从认知出发，揭示在养生中，个体的“因是”观，笔者认为，在养生问题上，庄子有两个观点，一是“因是而知止”，二是“不用而寓诸庸”。“因是而知止”在前文也有提到过，“学者，学其所不能学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辩者，辩其所不能辩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钧败之”¹⁵。而要达到“因是”，那就先要“知是”。在前文中讲到，庄子不反对有是非本身，但却实在厌恶“未成乎心，而有是非”的人，这里给出的例子是“今日适越而昔至”，他称惠施的这句话，把没有当作有，即使是大禹来了，也不能明白在说什么¹⁶。这就是不“知是”的一个例子，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庄子提到的“诚”的问题，惠施这是对自己不“诚”，在养生的第一步，就已经失败了。在“知是”之后，就要“因是”，庄子在《养生主》中举了庖丁解牛的例子¹⁷。笔者认为，此处包含两种“是”，一种是刀的“是”，一种是“天”之“是”。所谓“刀”之是，是庖丁因刀之“是”，若硬砍骨头，刀就会崩坏，刀要保持锋利，就要避开骨头，此谓刀之“是”。庖丁因“天”之“是”，意为他对于牛本身的天然结构十分熟悉，并顺着此结构对牛进行剖解。笔者认为，这两种“是”对应着庄子对养生的两种境界的理解，一种是因个体之“是”，一种是因“天”之“是”，因“天”之“是”，就是顺应更具有公共性、普适性的“是”，从而达到的养生的境界也就更高。

¹⁴ 《庄子纂笺》第 29 页

¹⁵ 《庄子纂笺》第 213 页

¹⁶ 《庄子纂笺》第 14 页。“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！”

¹⁷ 《庄子纂笺》第 29 页至第 31 页

养生的另一方面“不用而寓诸庸”，在《庚桑楚》中也有所体现。

《庚桑楚》中“以用为知，以不用为愚；以彻为名，以穷为辱。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蚘与学鸠同于同也”¹⁸，与《逍遥游》相呼应，再提到蚘与学鸠的话题，意在突出“今之人”在价值判断上的一个误区，即“用”的问题。在“今之人”看来，“用”与“知”是一体的，这显然是愚蠢且荒唐的。庄子笔下，惠子就是“今之人”的一个例子，他对庄子的学说作出评论，“大而无用”。但无用之用恰恰是养生之道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用被人称为樗的大树作为例子¹⁹，这种大树的特点是，它的树干、根，大得臃肿，没有办法变成特别直的特别规矩的规则的形状，无法当作材料，小的枝条弯弯曲曲，形状不规则，长在路边，木匠们都不屑于看它。包括《人间世》中的两颗“不材之木”²⁰，正是因为它们无法被当作材料，才没有伐木的人去将它砍倒，“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邪？”此便是“无用之用”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。

“因是”是《庄子》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，通过研究《庚桑楚》结合内篇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中的段落，笔者得以浅窥庄子的“因是”观。从“是非”、“认知”、“养生”的角度出发，对“因是”观进行理解和研究，同时又利用“因是”观反过来研究这三个角度，对它们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理解。同时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，《庄子》中作为杂篇的《庚桑楚》与内篇的关联十分紧密，这体现了庄子写作中的严谨与哲学研究中的审慎。

¹⁸ 《庄子纂笺》第 218 页

¹⁹ 《庄子纂笺》第 8 页

²⁰ 《庄子纂笺》第 42 页、第 43 页

参考文献

- [1]钱穆.庄子纂笺[M].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6
- [2]杨立华.庄子哲学研究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0